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



了解历史可以解读现在和未来；不了解历史，不爱历史的人是不会拥有的。缺少智慧的想像只能产生奇想；想像与艺术相结合就产生了艺术，创造了奇迹。

ФЕНИКС 出版社 罗斯托夫 2001年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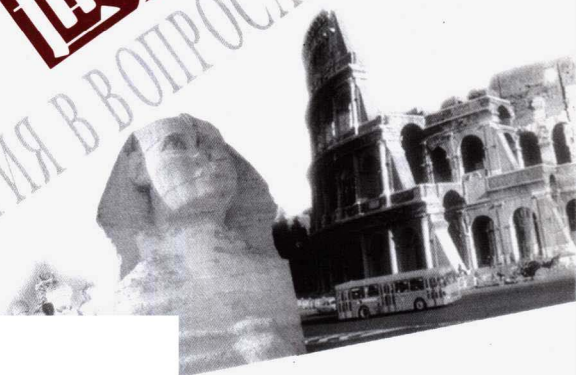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百题

- 主编 / [俄] 盖纳吉·弗拉基米罗维奇·德拉奇
- 译 / 王亚民 赵秋长 刘久胜
- 译校 / 宋祖敏 孟国华
- 敦煌文艺出版社

●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

世界文化自题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



Феникс 出版社

罗斯托夫 2001 年

■ 主编 / 俄 / 盖纳吉·弗拉基米罗维奇·德拉吉

■ 译 / 王亚民 赵秋长 刘久胜

■ 译校 / 宋祖敏 孟国华

■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百题 / (俄罗斯)德拉奇著;王亚民等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

ISBN 7-80587-677-0

I.世... II.①德... ②王... III.①文化理论②文化史-研究-世界 IV.①G0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393 号

书 名 世界文化百题

作 者 [俄]盖纳吉·弗拉基米罗维奇·德拉奇 著

王亚民 赵秋长 刘久胜 译

责任编辑 刘兰生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书 号 ISBN 7-80587-677-0

定 价 39.5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中 方)

程金城 / 博士

何言宏 / 博士

倪 伟 / 博士

朱国华 / 博士

赵秋长 / 教授

王亚民 / 硕士

刘兰生 / 总编辑

(俄 方)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 / 经济学博士 前苏联政府奖金获得者

盖纳吉·弗拉基米罗维奇·德拉奇 / 哲学博士

叶琳娜·米哈伊洛夫娜·斯科瓦尔佐娃 / 历史学副博士

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基季奇 / 哲学博士

诺达里·达尔耶维奇·埃里阿施维里 / 经济学博士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扎卡伊泽 / 社长

丘丽娜尔·阿利耶夫娜·克列布切 / 责任编辑

Перевод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осуществлен с
разреше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Феникс и авторов. Все
права защищены.

Феникс 出版社和作者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受法律保护。

本书各章节作者

德拉奇 Г.В. 安德烈耶娃 М.А. 阿特奇科娃 М.С.
波尔佐夫 Ю.С. 布克洛夫 Д.А. 韦谢拉雅 Т.В.
沃洛希娜 А.С. 耶雷金 А.Н. 扎卡沃洛特纳雅 М.В.
卡萨特金 В.Ф. 孔德拉绍夫 В.А. 科罗波娃 Д.В.
科罗廖夫 В.К. 科尔西科娃 Л.И. 科特里亚洛娃 В.Е.
鲁布斯基 А.В. 玛佳什 Т.П. 巴弗金 Л.М.
班尼奥托娃 Т.В. 别特留克 Э.В. 比弗涅娃 Н.С.
普拉霍洛娃 Л.П. 普季丽娜 Л.А. 萨昆 Ю.Л.
萨法诺娃 Т.М. 斯维列波 О.А. 斯米尔诺娃 И.А.
索库连科 О.В. 斯捷潘诺夫 Л.Л. 斯托普钦科 Н.И.
切卡洛夫 Д.А. 奇奇娜 Е.А. 什库拉托夫 В.А.
什托姆别利 Л.А. 什托姆别利 О.М. 谢尔巴科夫 Б.Ю.

总 序

对于俄罗斯文化，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都怀有一种特殊、复杂而矛盾的感情。

近百年来，俄苏文化不仅直接地、强烈地影响过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影响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而且间接地但却同样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甚至影响过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中国人从中汲取的巨大教益和深刻教训也同样的刻骨铭心，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某种“谨慎”心理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在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时候，也对包括俄苏在内的外来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作用进行了反思，由此得出的结论和产生的情感可以说是异常复杂。虽然，人们不会简单地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归于某种外来文化，但不同领域的人们在检讨曾经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时候，却有着不可名状的矛盾心理情绪，因而，在客观上将“面向世界”的视线主要转向了欧美，俄苏文化一度自觉不自觉地被淡漠或者淡化。苏联的解体加剧了这种现象。诚然，这可以从正面理解为是由“独尊”一种外来文化向容纳“多元”文化的正常转变，而且在此期间仍然有不少俄罗斯的哲学、宗教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著作的译介，俄罗斯汉学家的成就也令中国学者钦佩。但是，毋庸讳言，与西方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情景相比，俄罗斯文化思想的整体影响力明显减弱。指出这一现象，并不是要恢复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昔日的“辉

煌”地位，而是认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仍然应该成为欧美等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参照体系。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超越时空局限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多一种参照就多一种借鉴，多一种视角就多一种思维方式。

俄罗斯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体系之于中国，是其他西方文化不能替代的。这除了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特质及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借鉴意义外，俄罗斯学者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研究思路、话语体系的转变，对于曾经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界有特殊的意义。“解铃还得系铃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俄罗斯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可以为中国学者理智地调整和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提供独特的启示。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与俄罗斯相似的社会变革过程，有过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过相似的思想体系、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甚至在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过深刻的关联。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曾经是深层的、广泛的。那么，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之后，在各种文化观念日益多元、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当代，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学者的学术思想有何变化？他们对自己有何种反省？他们保留了哪些经验，扬弃了哪些观念和方法？目前他们在关注什么问题？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中国学者不仅渴望了解俄罗斯文化的新成果，也特别希望了解近年来俄罗斯学术思想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的出现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一扇新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略知全豹，具体地了解新近俄罗斯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一些状况。而按组织者和译者的设想，丛书将不定期地选译俄罗斯各种新的学术著作，逐步形成有特色的开放的系列译丛，搭起中俄学术界交流的桥梁。

先期翻译出版的是文化学研究方面的三本著作：盖纳尔·弗拉吉米罗维奇·德拉奇的《世界文化百题》、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的《文化学》、叶琳娜·米哈伊洛夫

娜·斯科瓦尔佐娃的《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它们都是近年来在俄罗斯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学著作，其中两部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的高校使用教材。

我们知道，“文化”是使用最多最广的一个术语，“文化”也是最难以界定的概念，据说其定义已多达数百种。虽然将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多角度、多层面、多种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却已异常纷繁复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国，新时期以来，与“文化”相关的各种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一直是热点，而冠以“文化”的事物也越来越多。诸如“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文化批判”、“文化批评”、“文化冲突”、“比较文化”、“审美文化”等学科领域、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已耳熟能详；诸如“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景观文化”、“企业文化”、“网络文化”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称谓；诸如“神秘文化”、“禁忌文化”、“性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另类文化”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而诸如“龙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石文化”、“竹文化”、“烟草文化”、“豆腐文化”、“咖啡文化”，等等，更为具体的“文化”概念也层出不穷。可以说，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精神到物质，从广义到狭义，“文化”无所不在，包罗万象。这种“泛文化”现象为文化学学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什么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文化学主要有哪些概念和范畴？文化是如何生成又如何演变的？文化有什么功能？等等。面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国内的研究成果和译介的外国的研究成果都已不少，成绩不可小视。但同时，却似乎有使理论问题越来越复杂之感，论述越多，越难以把握。因此，不管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希望有定义确切、简明扼要的文化学的著作答疑解惑。而正是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的著作显示出了其特点和优长。

这三部著作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史论结合而浅显易懂，不仅内容新颖，而且体例独特，便于掌握和理解。不

管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文化学的普及读物和研究参考，都是非常适用的。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我以为是体现在著作中的俄罗斯学术精神和作者的自觉意识。我将其归纳为：

一、“问题意识”。将文化学方面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难点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展开来设置体例，是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世界文化百题》首先从最需要了解的文化理论、流派、体系等基本问题入手，以具体问题为知识点，逐一阐述。其中如对文化的“通常概念和理论概念的区别”，就是文化学最需要弄清的难点和疑点。接下来对“文化本体论”的阐述也突出的是重点问题。之后的几章则是对世界文化的实证的具体的介绍。《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第一编是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理论、文化的结构、精神文化、文化动力说、文化研究对象等的系统论述，并附有“文化理论术语小词典”，系统而实用。第二编是对俄罗斯文化发展历史的清晰描述，也以文化现象和问题的解释为重点。《文化学》则从文化学的本质及其基本功能谈起，然后以时间为线索，介绍文化历史，而突出的仍然是各种文化“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都不回避现实文化问题，对文化史的概述和理论的把握始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事实与理论的密切联系。比如对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苏文化现象和文化历史演变的描述，包括对苏联历史中带有悲剧性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重大变革后的文化问题的阐述，都作为重要问题研究。而对“俄罗斯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情势评述”，“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文化间隔’和‘后现代派’概念的对比”，“在具有游离社会概念的文化模式更替时代人们的品行类型”等等（《世界文化百题》），都体现出文化学研究的当代性和“问题”意识。这种着眼于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意识，避免了抽象空泛的理论，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而又触及现实，值得借鉴。

二、“关联意识”。文化学是一个联系不同时空、辐射多种领域、触及多种层面的复杂体系，任何单一的或者片面的角度都难以解释它的特质。它既需要从时间的连续

性上去阐述其发生发展，也需要从空间的不同形态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历时态的线索勾勒与共时态的层次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狭义文化与国体、政权、制度等上层建筑，与哲学、宗教、科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更是应该充分注意的。可以说，对关联性的注重和把握，是解开文化理论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正是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多层面体系”，注重到文化复杂的关联性，也才会对研究对象有“层次”和“结构”的理性意识，而不仅仅是“文化”概念的解释。比如，“根据载体的不同”将文化分为“世界文化、社会总体文化、家族文化和人的个人文化等”（《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即为一例。而对哲学的文化观、神学的文化观、宗教的文化观的介绍，对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等等关系的探讨，也体现着这种关联意识。不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在关系中讲文化，其所体现的整体意识、关系意识和辩证观点，与一些西方论著有明显不同，从中似乎可以体会出现代俄苏文化背景和思维特点的承传。

三、“多元意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决定了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理论的繁复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不能指望执著于一种文化理论来构建文化学学科和解释文化现象，而应该是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在这三部著作中，有些论题有交叉，但在具体内容上却不重复，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同一问题的阐述时，各自都特别注意从不同角度介绍和吸纳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学者的观点，比如，《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围绕文化概念，列举了从普芬道夫、维科、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等一直到20世纪重要理论家、思想家关于文化的各种观点；《世界文化百题》关于文化理论问题，在集中介绍了现代人类学等主要流派之后，特别对施本格勒、阿尔弗勒德·维贝尔、马克斯·维贝尔、胡塞尔、雅斯贝斯、荣格、施韦泽，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思想做了介绍和评介。这为读者了解这一学科领域的全貌提供了丰

富的线索，体现一种宽容和多元的学术意识。兼收并蓄，反对独断，在客观介绍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引导读者自己作出判断，这不仅对于教材编写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一般学术研究也至关重要。

四、“创化意识”。不是照搬理论，而是在阐述理论问题时融入自己的思考，并运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是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特点。比如《世界文化百题》有不少篇幅论述俄罗斯文化原型，其理论基础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概念，作者在运用这一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特点进行分析时的创造性发挥，使人耳目一新。比如，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文化原始形态形成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原始形态形成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化的原型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理念”，“俄罗斯国体和文化原型之间的联系”，“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对良心、责任、自由、公正之类价值的阐述”，“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对国家、政权、制度、权威、劳动等概念的解释”等等，用原型理论观点和原型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深层问题。我们知道，现代原型理论多被运用于神话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而将它运用于广义的文化研究，并能深刻地分析深层的文化精神现象，无疑是对理论的创造性发挥，而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原型理论本身的一种发展。

五、“自省意识”。文化化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和世界，认识自我，解释各种难以解释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现象，换句话说，它的实践意义在于重新“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作为俄罗斯联邦的高校推荐教材，三部著作都有不少篇幅介绍了俄罗斯文化特质和文化史，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意识。但是，这却并不是狭隘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而体现着人类意识，这种意识我以为是面向人类的民族自省和自信的意识。比如，在论及俄罗斯文化原型的基本价值时，对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剖析就很深刻：“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形成这样一种责任模式，一个人责任的目标不是结果，而是活动的范

例。因此，俄国人的责任乃是无意识地奉公守法，并且绝对执行他人的指令。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责任是活动的内在范式，而监督责任的方式是严格遵守外部的指令，而且有一种一旦偏离活动的标准就要受到惩处的恐惧感。”（《世界文化百题》）在阐述“俄罗斯文化的两重性和双重感情”时，认为“……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中，完全对立的特征交织在一起：善良与残忍、真诚与无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妄自菲薄与自高自大、爱好自由与专横霸道、谦虚与冲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俄罗斯的两重性是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变异性和逆转性的根源，它造成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和灾难性后果，使其一直竭力通过“爆发”的方式、利用剧烈而坚决的新的（往往是出乎意料的）质变来摆脱双重束缚”（《世界文化百题》）。在这些论述中，体现着深刻的自我洞察、自省与自信，与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和浅薄的“爱国”意识判然有别，表现出特有的学术风格和科学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还表现在对诸如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解体等复杂问题阐述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上，不回避问题的尖锐性，也不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是一种学术规范，也是学术精神和学者的风度。

自然，由于三部著作带有普及文化学知识的特点，与纯粹的理论专著有别，理论深度并非其特长。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价值。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有人存在就有文化，但文化学却还是新兴的有待发展的学科，此领域的任何学术成果都不能穷尽真理而是在向真理接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学术成果和方法途径的借鉴，对于向文化学学科真理的接近无疑大有裨益。

前言

文化的研究有着很深的哲学传统（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它首先吸引着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众多科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但各学科间对文化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意识，仅仅始于20世纪中期。文化学把文化视为研究对象是在美国学者列斯利·瓦依塔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属于哲学现象，也不是其他什么非凡的现象。在表面一致的“文化”背后揭示现实的，或相反，即展示不存在的东西，这是文化学应该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主要的任务之一。目前，无论是中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体系，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文化学还处在形成阶段，还处在寻找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还不成熟。但是，这一探索证明，文化学已经是一种脱离了哲学“父母监护”的另外一种知识。

艺术美学对个体影响的可能性决定着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这也是文化学从其他众多现代人文科学中被分离出来的原因之一），存在于文化科学范畴中心的，沉重而又厚实的价值哲学层（价值学说）使文化学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人文科学的基石。问题在于文化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和课程保留了哪些欧洲人文科学？我们研究学院派（纯理论的）欧洲文化学的进一步意义就在于从艺术理论、民族学、宗教历史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一方面，依赖于

对理论模式的制定；另一方面，依赖于对经验主义材料的选择，使之符合于社会哲学、心理学、现象学和心理分析等。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概念都能够被顺利地“翻译”成具体的历史材料与优美的艺术材料。在社会科学教育实践中，这意味着文化学常常被纳入到文化人类学中，因为，它研究民族群类文化，对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一点上讲，文化学与社会科学有关，艺术史（文化学常常被纳入其中）超出了文化学的范围，而属于人文学科。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理论与保留了自己特有文化的民族群体有关。文化理论应该依靠大量的民族史料，在对两三千年的民族群体整理研究之后，对他们的变革、相互关系和其发展的描述应该具有预见性。正是文化人类学开启了文化理论中目前大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关系、文化移入等问题。

问题在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各流派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语言、习俗、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研究后所达到的综合效果；在于作为具有独立知识领域的文化成为文化学基础之后的综合效果。首先，在众多的语言与习俗的描述背后揭示了纷繁多样、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不同类型的文化现象；其次，在不同类型的文化背后，在纷繁多样的文化现象中（精神和物质的），开始出现了空前广博，而又包罗万象的知识，例如：人与人、人与自然联系的方式和类型、社会经验的完整性和遗传性等问题均被明确提出；再次，人类学和社会民族学的繁荣不仅展示了众多文化的规律与生命力，而且推动了对现实存在的现象及文化对话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因此，欧洲文化发展的道路只不过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人类学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基础。文化哲学的形成，以及文化学为其科学基础（文化哲学是它的第二基础）的兴起是与欧洲哲学史悠久的传统、丰富的内容密切相连的。欧洲文化博大的精神财富正是通过哲学史和文化史才得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若使全新的，甚至矛盾的文化概念具有完整性，初

看起来，只能是依靠自古希腊、罗马文化以来已取得的成果和具有时代意义的概念，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标志着欧洲传统文化的开始，它对人类历史具有总体、全面的认识，有一基本概念、基本认识提出了已知的和潜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而这些认识直接影响了文化哲学的形成，特别是让后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其每一发展过程的一致性，以及对文化范式（标准和范例）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自狄摩克利特以来，希腊哲学对自然本质和人为规定不断地进行区分，如果自然本质不依赖于人，喜欢将其实质隐藏起来的话，那么包括哲学和艺术在内的人为规定就是由人发明的规矩及民俗生活和休闲的规范。但是，希腊人不仅将文化（人为规定）与自然区分开来，而且从理论上对生活方式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民族自觉和通过自己的智慧对“自然”中生存的个体提出了“自给自足”（自由、独立）的方针。因为在人的造就中，文化不仅没有明显地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却相反，使之与自然紧密相连，并按自己的需求与自然协调相处。

新时期（瓦里戴尔、久尔果、康多尔谢）将文化问题与人的文化水平、个人修养及教养联系在了一起，欧洲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与原始部落的“荒唐”、“野蛮”形成了对比，同时，当欧洲迈入文化进步的更高一层台阶时，也就奠定了文化基本线性认识的基础，尽管当时也有对“回归自然”的呼唤（卢梭）。其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文化基础的理念已经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就像在文化中找到了理论根据的文化哲学一样）并没有脱离希腊文化的范式，相反，却带来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现代对文化的认识是对文化危机的意识，是对人和自然不可能协调相处的意识（人和自然的不协调是由浪漫主义者及理想主义者发现的）。人们开始拒绝寻找合理协调的根据，同时，破坏、修复、改造文化传统的自我论证和自我反省的哲学程序。在生命哲学的内部所形成的文化概念对文化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尼采揭示了优美

协调的阿波罗神像背后所隐藏的杂乱无章、毫无韵律的狄奥尼世界，并且宣布：“文化只是炽热的卡奥斯（混沌之神）身上的一层薄薄的苹果皮。”文化危机是指其内在统一的瓦解，是指统一的理念和价值之前的文化对照与比较（新康德主义 B·维杰利班特和 Г·里盖尔特）。一方面，多种类型的文化视频光谱（“视角领域”是否更合适）被发现，从对文化认知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描述，从对文化概念的思考到具体的文化学研究，显示出了文化学广泛的研究领域，而这些研究领域都是由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最初的资源所确定的；另一方面，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已经存在于文化理论的哲学范筹（文化学研究是哲学思考的独特方式）之外了。

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因具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从而脱离了哲学的监护而独成体系。毫无疑问，文化学家首先是与文化活动的成果（文化创造的现象、产品，如音乐、绘画）打交道的，但是当音乐家、艺术家深刻地掌握了文化的精髓（文化的范式），不再依赖于他们曾经所依赖的理论观点时，他们就变成了文化学家。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第二交际层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交际水平和文化教育制度的水平。因此，其核心和原始稿就是文化创作活动的结构。不同学派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将这一结构与语言、民族心理结构、胼骨融合方式、采用的象征体系等视为同一。在任何情况下，永恒不变的是对文化寻找的热情：对寻找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基础的热情不变；对寻找视历史为“自我”创造中断（遏制、交叉）的热情不变；对寻找人类精神世界中文化传统发展的热情不变。

当文化学脱离了哲学“父母监护”，拥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时，就可以着手搞“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弄清其起源、作用和发展；揭示其文化遗产和稳定的手段；展示文化发展的“代码”。通常文化学者所说的文化发展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1) 保存文化、保存隐藏在口头和象征意义背后的基本文化原则；

2) 形成文化,更新制度,更新文化“代码”;

3) 移植(借鉴)文化,就是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发展社会化的具体文化世界;

在文化形成的(科学、技术、艺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等)广阔范围内,这三大功能使得文化独具特色,同时揭示了其结构、活动方式的完整性,揭示了文化的特性不可能只在于对文化成果(精选出的文化)的描述,要求提出和解决重建文化完整性的观念问题。文化学的任务在于建立文化“遗传学”,使之不仅能够解释具体艺术表现中的历史文化过程,而且能够再现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并可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文化学作为一门课程,对它的研究是国家(俄罗斯——译者注)教育标准所规定的,其中包括对文化学的流派、研究方向、理论;世界和民族文化及文明史;地方文化传承知识的分析研究。

根据新的国家(俄罗斯——译者注)教育标准的要求,第二版与第一版的不同之处是,加大了文化理论部分的内容。

Г.В.德拉奇 哲学博士 教授